浅谈古代注释中的“如字”

田 恒 金

(河北师范大学 中文系, 河北 石家庄　050091)

[摘　要] “如字”是古代注释中常用的一个重要术语。我认为, “如字”就是“按字面音念”的意思, 是相对于“破读音”的一个术语。字面音指的是一个汉字所记录词的常用的基本义的读音。古人说某个句子中的某个字如字, 就是告诉读者, 这个字在这个句子中, 要按它通常的字面音去念, 要按它的常用的基本义去理解。

[关键词] 如字; 字面音; 破读; 基本义

[中图分类号] HO28　　[文献标识码] A　　[文章编号] 1000-5587(1999)03-0141-03

“如字”是古代注疏中的一个重要术语, 唐代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大量使用了它, 有“如字”“如字读”“依字读”等多种说法。对这个术语, 学术界多有论述, 王力《古代汉语》认为: “如字通常是告诉读者, 在这特定的上下文里, 这个字要按照它本来的读音读”; 郭、李本《古代汉语》认为: “这个术语用于注音, 表示被注的字按它通常的读音读”。下面是两家引用的几个例子:

《礼记·大学》: “如恶恶臭, 如好好色”。《经典释文》: “恶恶, 上乌路反, 下如字”; “好好, 上呼报反, 下如字”。

《论语·微子》: “四体不勤, 五谷不分”, 《释文》: “不分, 包云如字, 郑扶问反”。

这两种解释都说得有点笼统, 不够全面。说某字如字, 表示在某种语言环境里, 该字要按它通常的读音读, 就第二个例子来说, 解释得通, 平声“fēn”的确是“分”字通常的读音, “扶问反”(fèn)是不常用的读音。就第一个例子来讲就有点勉强了, “hǎo”、“hào”都是“好”字很常用的读音。说给某字注以如字, 表示这个字要按它本来的音去读, 那么, 什么样的音算是本来的音呢? 可以有两种解释: 第一, 就语音演变而言, 相对于今音, 古音可以叫本来的音; 第二, 从词义演变分化而言, 本义的音可以叫本来的音, 后起意义的读音是后起音。很明显, 陆德明给某字注以如字, 并不是说这个字要按古音去念。那么“本来的音”就只能是第二种解释了, 如“好”字本是一个形容词, 念“hǎo”, 后来引申出“爱好”之义, 念“hào”, 上声“hǎo”是代表本义的音, “好”字念这个音就注以如字。单就“好”字而言是可以的, 但再看一些例子, 问题就出来了。比如: “县”字, 本义为“悬挂”, “音‘xuán’, 假借作郡县的县, 音‘xiàn’”。按说“xuán”应是“县”字本来的音, 但“县”表示“悬挂”之类的意思时, 陆氏并未说要“如字读”。《庄子·马蹄》: “县企仁义, 以慰天下之心”, 《释文》: “(县)音玄”。

其实, 如字是针对破读音以及一些不规范读音(如古音、方音)提出来的一个术语。陆氏说某字在某种语言环境中应该“如字读”、“依字读”,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字在这种语言环境中要按它的字面音去念。《诗经·燕燕》: “燕燕于飞, 上下其音。之子于归, 远送于南”, 《释文》: “(南)如字, 沈云协句, 宜乃林反, 今谓古人韵缓, 不烦改字”。“南”字, 沈约叶音“乃林反”(nín), 陆氏认为应该按字面音念“那含切”(nán), 所以他说“如字”“不烦改字”。《左传·僖公四年》: “筮短龟长, 不如从长”, 《释文》: “(如)依字读, 或音而据反”。“依字读”就是告诉读者此处“如”字要按字面音念“人诸切”(rú)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 陆氏说某个字要“如字读”, 就是告诉读者, 该字要按它的字面音去念。

[收稿日期] 1999-01-16

[作者简介] 田恒金(1963-), 男(土家族), 湖北巴东人, 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, 文学硕士。

对于一个多音字来说,哪一个音才是它的字面音呢?这涉及到两个方面,一是多音字几个音的使用频率,二是这些音跟词义的关系。如字是针对“破读”提出的一个术语,字面音应该是一个字使用频率最高的、基本意义的读音。其它的区别词义和词性的读音是破读音。如:

《诗经·大叔于田》:“叔于田,乘乘马”,《释文》:“上如字,下绳证反”。

“乘”字本义为“攀登”,引申指驾乘交通工具。这是“乘”字的基本义,字面音念“食陵反”(chéng)。古人一车四马,又由基本义引申出“四”义,音转破读为“绳证反”(shèng)。“乘乘马”就是驾四马的意思。陆氏的意思是说第一个“乘”字应念字面音,按基本义去理解;第二个“乘”字应念破读音,理解为“四”。

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了“如字”“破读”之类的术语,但学生识字实际上是先学基本意义、用法的读音,然后再学其它意义的读音的。如“行”字,“行走”是它的最常用的基本义,xíng 是“行”字的字面音;“行业”“行列”等义音 háng 是区别词义、词性的破读音。学生识字是先学基本义的读音,后学 háng 这个读音的。

一般人仅仅把“如字”看成一个注音术语,这种看法不够全面。首先,注音的目的是标明字的准确读音,古人采用的注音方式主要有直音和反切。如果注释家们的目的仅仅是注音,就应该用直音或反切注出字的准确读音,而不应只注“如字”“如字读”“依字读”这些话,因为读者从这里没法知道字的确切读音,注了等于没注。其次,古人只是给多音多义词作注释时才用“如字”这个术语,对单音词一般不用。实际上如字的主要功能是别义,标识字词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义。注释家说某个字要“如字读”,既是告诉读者这个字要按通常的字面音去念,同时也告诉他必须按基本义去理解。如“好好色”,陆氏注“上呼报反,下如字”,他是告诉别人前一个“好”字应念破读音“呼报反”,应理解为“喜欢”,后一个“好”字应念字面音,按基本义去理解。从别义功能以及后来分化情况两个方面来分析,古人所说的“如字”可以分为以下几类:

一、在多义词里,如字音表示基本义,破读音表示其它意义。后来破读音及其意义被后起今字取代,如:

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:“惜曰未知,亦既抱子”,《释文》:“如字,沈音智”。

“知”字本义为“知道”,音陟离切(zhī),引申出“聪明”“有智慧”等义,音破读为“知义切”(zhì)。“知道”“了解”是“知”字的基本义,“陟离切”是最常用的字面音。“有智慧”“聪明”等义后被“智”字取代。陆氏的意思是说“未知”就是“不知道”“不了解”的意思,此处的“知”字应按它的字面音去念,按它的基本义去理解。

二、在多义词中,如字音表示基本义,破读音表示其它意义,两者共存至今,如:

《礼记·大学》:“如好好色”,《释文》:“上呼报反,下如字”。

“好”字本义为“美丽”,引申为好坏的好,音呼皓切(hǎo),又引申出“爱好”“喜欢”,音转破读为“呼报切”(hào),在古代汉语里,“美丽”“好坏”的“好”是基本义,“呼皓切”是最常用的字面音,“呼报切”是破读音。除了“美丽”义消失外,现在的情况还是这样。陆氏《释文》的意思是说“好好色”就是“喜欢美女”,前一个“好”字要按破读音去读去理解,后一个“好”字要按常用的字面音去读去理解。

三、字面音表示基本意义,破读音表示基本义的临时活用义。

从演变上看,这一类又有两种情况:有些破读音随着词类活用这种语法现象的消失而消失了,如“衣”字。

《仪礼·觐礼》:“侯氏裨冕”,郑玄注:“将觐质明时也,裨冕者衣裨衣”,《释文》:“衣裨衣,上与既反,下如字。”

“衣”字本义指“衣服”,音“于希切”(yī),活用为动词“穿衣”,音“与既反”(yì)。“衣裨衣”就是“穿裨衣”,陆氏的意思是说前一个“衣”字应念破读音,理解为“穿”,后一个“衣”字应念字面音,理解为“衣服”。后来,活用义及破读音在语言中消失了,现在如字音及基本义仍是“衣”字常用的读音和意义。

有些词的活用义分化为新的词,并由后起今字去记录,破读音成为新词和后起今字的读音,如“食”字。

《礼记·杂记》:“不能食,食,盐酪可也”,《释文》:“食食,上如字,下音嗣”。

“食”的基本义为“吃”“食物”,音“乘力切”(shí),用作使动用法“给……吃”,破读为嗣(sì)。陆氏的意思是说第一个“食”字用的是它的基本义“吃”,应按它的字面音念,第二个“食”字是使动用法,意为“给……吃”,应按破读音念“嗣”(sì)。后来活用义形成

固定义项“喂养”“饲养”,分化出新词“饲”,sì成为新词的读音。

四、字面音表示基本义,破读音表示假借义。这是由于文字假借形成的一字多词现象,如:

《诗经·雄雉于飞》:“瞻彼日月,悠悠我思”,郑玄注:“女怨之辞”。《释文》:“‘女怨’如字”。

《诗经·谷风》:“将恐将惧,维予与女”,《释文》:“女音汝”。

按,“女性”“妇女”是“女”字使用频率最高的基本意义,这些意义的读音“尼吕切”(nǚ)是“女”字的字面音。第二人称代词是“女”的假借义,后来通常写作“汝”,破读为“人渚切”(rǔ)。陆氏的意思是说“女怨”的“女”用的是基本意义,应按字面音念;“予与女”的“女”用的是假借义,应按破读音念“汝”。

前面的“如字”是跟破读音相对的,有别义的作用。有些字也被注以“如字”,但跟破读没有关系,这些字除了通常的字面音以外,还有一个又音,就像今天“秘鲁”的“秘”有mì、bì两读一样。这些音的出现并不是要区别词的意义、词性、用法,不具有区别词义、词性、用法的作用,如:

《论语·公冶长》:“季文子三思而后行”,《释文》:“‘三思’,息暂反,又如字”。

“三”是一个数词,通常念“苏甘切”(sān),古代它还有去声一音,念“息暂反”(sàn),陆氏是告诉读者,此处的“三”字,可以念去声“息暂反”,也可以按通常的字面音念“苏甘切”。

在古人的注释中,这一类数量不少,而且,如字音的声调一般是平声、上声、入声,又音一般是去声。据《经典释文》的注音,平声字如“攻”如字,又音“古弄反”;“严”如字,又音“鱼检反”;“驱”如字,又音“起遇反”;“离”如字,又音“力智反”;“巾”如字,又音“居近反”;“收”如字,又音“手又反”;“先”如字,又音“息荐反”;“劳”如字,又音“力报反”;“摇”如字,又音“羊照反”。上声字如“有”如字,又音“于救反”;“后”如字,又音“胡豆反”;“委”如字,又音“于伪反”;“远”如字,又音“于万反”;“语”如字,又音“鱼据反”;“下”如字,又音“遇嫁反”;“仰”如字,又音“五亮反”;“巧”如字,又音“苦教反”。入声字如“出”如字,又音“尺遂反”;“积”如字,又音“子赐反”;“祝”如字,又音“之又反”;“约”如字,又音“于妙反”。这些去声调的又音都没有区别意义的功能。这些去声又音反应了汉语史上的一个音变现象:许多去声字来源于古代的平、上、入三声,开始时,这些字从平、上、入中分化出去声一读,出现一字之中去声与平、上、入共存的局面,但这些后起音还没有取得主导地位,成为通常使用的字面音,用得不普遍。再到后来,一部分字的去声音被淘汰,如“攻”“严”等;另一部分字的去声音淘汰了原来的读音,成为通用的字面音,如“下”“后”等字,但这个过程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,《广韵》还有去声跟其它声调共存一字的情况,如“东”字有“德红”“都贡”两个反切。

综上所述,我认为,“如字”就是“按字面音念”的意思,是相对于“破读音”的一个术语。字面音指的是一个汉字所记录的词的常用的基本义的读音。古人说某个句子中的某个字如字,就是告诉读者,这个字在这个句子中,要按它通常的字面音去念,要按它的基本义去理解。

责任编辑　傅丽英〕

A tentative study of *Ruzi* in the ancient aunotations

TIAN Heng-jin

〔**Abstract**〕The *ruzi* is such an important term that it used to be used frequently in ancient annotations. I think the meaning of *ruzi* is to pronounce a Chinese character according to its literal pronunciation. The term was advanced in connection with *podu* (the pronunciation other than the most common, customary pronunciation of a character which has more than two forms of pronounciation because of different senses) pronunciation. Literal pronunciation is pronunciation of the basic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. When ancients said a Chinese character in a sentence had to be read according to it, they meant that readers must pronounce it according to its literal pronunication and must explain it according to its basic meaning.

〔**Key words**〕*ruzi*; Literal pronunciation; *podu*; basic meaning